

论《蜀山剑侠传》勾勒的生命运行轨迹图

王宗辉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蜀山剑侠传》是还珠楼主李寿民创作的一部具有仙侠气质的剑侠小说,着重演绎的是剑侠伏魔卫道、济世度人的故事。虽弥漫着馥郁的浪漫神话气息,却非完全意义上的向壁虚构之作。此不仅在于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上,更在于其所预设的空间结构形态尚未脱离人间现世的羁绊,即文本设置的是仙凡共冶的平面格局,人间/剑侠世界共存于同一苍穹之下。凡人、剑侠亦是在此平面格局的穿梭中,勾勒出一幅幅问道、外修、得道的生命运行轨迹图。

关键词:凡人;剑侠;蜀山;道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6)02-0092-05

The Map about the Trajectory of Lives Outlined in *the Story of Swordsman from Shushan*

WANG Zong-hu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Story of Swordsman from Shushan*, as a kind of supernatural fictions, is created by Huanzhu Louzhu, also called Li Shoumin. The text is mainly to tell a story about the swordsmen eliminating demons and defending traditional moral principles. Although filled with romantic myth, it is not completely an unreal work. This not only lies in its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lies 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form is not out of the temporal world. That is to say, the immortal and mortal live in the same plane structure, and the mortal world and the swordsman world are under the same heaven. The ordinary persons and swordsmen hover between the two worlds, and display a map about the trajectory of lives, which are aimed at seeking truth and accumulating merits and getting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ordinary person; swordsman; Shushan; Tao

据罗立群《中国剑侠小说史论》梳理,世人对“剑侠”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将一切以武行侠者均称为剑侠……另一种解释……将历代猛将、义士烈女以及轻生蹈义者、妇人之有志节者……皆视为剑侠一脉……第三种理解是将剑侠的标准限定在高深莫测、剑术通神、奇幻无方的剑仙范围”^[1]。至于《蜀山剑侠传》(以下简称《蜀山》)无疑属于“第三种理解”,若抛开虚设的社会背景(清朝),其空间格局的设置大致可界定为“人间世界、剑侠世界、彼岸世界”三个维度。还珠落墨多集中于剑侠世界,至于人间世界与彼岸世界,虽似浮光掠影般惊鸿一瞥,却是剑侠世界的来源与归宿。在《蜀山》中,人间/剑侠世界在同一时空格局内彼相往来,构成仙凡共冶的平面格局,存在的只是彼此居处的地域差别而已,如平原与高山、海外与内

陆、水底与滩岸等。鉴于此,为探究《蜀山》在此格局之内勾勒的生命运行轨迹图,本文藉以下三重世界之间的漂移状态——凡人从人间世界因“求道”叩问剑侠世界;剑侠因“外修”从剑侠世界重返人间世界;剑侠从剑侠世界因“得道”登乘彼岸世界——来一窥究竟。

一、凡人—人间世界—求道—剑侠世界

《蜀山》以李宁、李英琼父女避难江湖,偕李父挚友周淳隐居峨眉山,及一江湖寻仇事件(洪山八魔与周淳之间的恩怨纠葛)为引,拉开正邪剑派斗法的序幕。文本伊始,还珠将江湖世界定性为一个基点,且透露出异族入主中原的社会背景,如“我们大好神州,亡于胡儿之手,哪有志气的人,不肯屈身事仇,埋没在风尘中的人正多呢。”^[2]^[15]但随着文本篇

幅的膨胀,社会背景、江湖世界的影子逐渐淡化,遂入一奇幻绝伦的剑侠世界,上演了大破紫云宫、斗法幻波池等系列精彩节目。叶洪生言“《蜀山》固崇尚佛法无边,为正等正觉,可降伏魔怨,普度众生;但主要还是写凡夫俗子如何寻仙访道、冒险犯难的人间沧桑。它以峨眉开府、光大‘玄门正宗’门户为中心,从各个角度来叙述众生修道成仙的途径与过程。”^{[3]30}所谓“众生”即世上万物,包括人禽动植、风雨雷电、雾霜雪火等。而凡夫俗子尤指那些生活在人间世界具体生活场景中的人,在此领域内,其既繁衍不息,又新陈代谢。当无法在此领域生存下去时,便会寻求个人拯救方式,或自杀,走向生命的终点;或隐居,逃避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或求道,寻求生命的升华。凡此不外乎挣脱周遭桎梏,获取内心的安宁而已,如唐文标在《解剖〈蜀山〉——教你怎样写剑侠小说》中言,“若我们不考虑过程的结果或手段,它仍是人类一切生命的本质,跟冒险历奇的人间故事完全一样——奋斗、挣扎,由黑暗到光明那一类的人的蜕变过程而已。人间正道是沧桑!”^{[4]520}

在《论语·微子》中,桀溺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而孔子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此强调的是圣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但又在《论语·公冶长》中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此又隐约流露出欲驾扁舟遁出人世而出世精神,可见人人内心深处均无法忘怀于世俗之外的桃源梦境。“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乃圣人之心境,普通人却一度浸淫于怪怪奇奇之中,而剑侠世界亦是其孺慕对象之一。可以说,在人们把神仙幻想上升为神仙信仰,至为神仙信仰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无限膨胀的乃是一个理想国或神仙梦。在《蜀山》中,凡人求道因由或为故国不堪回首,或为家庭婚姻变故,或为人世苦短追求永恒,或为家族记忆积累,或为法术飞剑刺激等。具体到“三英二云”(李英琼、余英男、严人英、齐灵云、周轻云)的求道之路,大致有五个版本,李应劫而生得天独厚型(仙缘奇遇汇聚一身)、余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型(仙缘稀有至诚感天)、严门第高贵型(祖荫恩露惠施于身)、齐血缘积淀家族渊源型(先天血亲掌教之女)、周配合双打型(双剑合璧难撄其锋)。以上五个版本的求道模型可用一公式来概括:得道=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即机遇,地利即环境,人和即综合素质的拼盘。因三者往往难以兼顾,又使“三英二云”在修道的境界上产生云泥之别:李剑术道法独迈诸同门

之上,最终被拟定承继峨眉道统;余在获得南明离火剑、阴阳双圭合璧、收徒火无害后,同李并秀峨眉;严与周满足于合藉双修,无惊人业绩可言,尤其是周占据峨眉派另一镇山之宝青索剑,当与李的紫郢剑双剑合璧时,几乎无人敢撄其锋,而一旦双剑殊途,竟至湮没无闻,实乃憾事;齐兢兢业业勤勉自修,修为在诸同门中当属上乘。尽管如是,五人却又能同处于剑侠世界里,当显出另一事实,即“道同方可相为谋”。

诚如钱理群等言“《蜀山剑侠传》的神侠世界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它由人间社会、神话幻想、自然胜境、哲理诗情交织而成。表面的故事是正道的剑仙同邪恶的怪魔间的斗争,就是说有一般剑侠小说共有的表现善恶的主旨。剑仙、怪魔都要逃脱‘道家四九天劫’,即每四百九十年一次的劫难。不同者,剑仙以行善来避劫,怪魔用行恶来逃劫。两方面寓示了一种共同的形而上意义,就是人对自身命运的不懈抗争。”^{[5]267}“三英二云”中,除齐、严因先天血缘条件被轻易接引入门外,李、余、周均有一段艰难的求道之路,其中又以余为典型,其求道之路径可藉“否极泰来”四字概括。而“否”“泰”属六十四卦中“天地否”“地天泰”两卦,强调的是任何事物均难以向某一特定方向无限制扩张下去,总会有蓦然回首的那一刻,即所谓“阴极阳生”“阳极阴生”,或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于是,在余从凡人世界的幼逢孤露、身负血仇之女,历练为剑侠世界剑术神奇、道法高深之女的过程中,其间克服诸般磨难的经历,便可视之为生命意志的顽强怒吼,印证了“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此一至理名言。因此,凡人从人间世界向剑侠世界的迈步,便有了独特的生命意蕴,即一场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淬炼磨砺战,一段舵手撑船击水竞浪的风险航程。

二、剑侠—剑侠世界—外修—人间世界

在剑侠世界里苦修的剑侠,若想飞升紫府,那么入世修积外功是无法规避的一环,唯至内外兼修,方可飞升紫府,位列大罗金仙。但剑侠入世修积外功却非易与之事,因诸多禁忌的存在,有时在与凡人的接触过程中,反而会遭遇尴尬的现实困境。尽管拥有超一流的剑术(法术及法宝),但“凡学剑术之人,第一要心术端正,不许无事生非。第二要毅力坚固,不得有初鲜终。第三要涵养深沉,

不可逞能嗜杀,有此三者,方许大道能成。”^{[6]20}因此剑侠便不能恃剑术而横行无忌,否则易干造物,同修道者的德行相去远矣。如是,“道士下山”便并非想象中的轻而易举,而是一段坎坷人生路。剑侠入世修积外功的方式,大致如下,一为邈邈嘻哈人间,藉个人法术为凡俗攘病祛灾、惩治贪官污吏或土豪劣绅,如郭小亭《济公全传》之济公;二为在人间收录门徒施之善行,如孙玉声《仙侠五花剑》之红线、白素云师徒;三为扶助朝廷铲奸除恶荡平逆乱,如唐芸洲《七剑十三侠》之“七子十三生”;四为参与江湖争斗汲汲于门户之争,如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江湖奇侠传》之昆仑、崆峒两派;五为元神化入人间混迹风尘积功,如《蜀山》之枯竹老人;或觅一替身入世完成宿世宏愿,如《蜀山》之“丽山七老”中的鄢望。相对而言,《蜀山》中诸同门下山入世修积外功的表现却显得华而不实,无非还是汲汲于斗法、夺宝、求药、打怪而已,仍徘徊于剑侠世界的圈子内,真正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在人间世界里的修为寥寥可数,且往往似蜻蜓点水般悄然滑过,如对“丽山七老”的叙述“仗着道法高强,常年游戏人间。因为行侠好义,到处除恶扶善,救济孤寒,本是无心为善,却积了不少功德。”^{[7]4700}

《蜀山》恒以“世上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或“神仙亦是凡人做”等修行理论相标榜,点明的是神仙/剑侠的来源与应当奉行的准则,可见凡人与神仙/剑侠在某些成分如伦理上是存在等量关系的,因此让剑侠/神仙重返人间修积外功便成了修道者飞升紫府之前必须历练的一关,此在《蜀山》中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桥段。但诡异之处在于峨眉开府后,众弟子下山行道的重点却仍集中于正邪剑派之间的矛盾纠葛上,在人间世界的善行并不构成人物的主要行动,使“入世修积外功”成了悬于脑海的文件精神。试看众弟子下山之后是如何修积外功这一冠冕堂皇的指示的,李英琼、易静、癩姑灭妖尸玉娘子崔盈在依还岭幻波池建立洞府,并收录上官红、竺氏三兄妹等徒弟;峨眉七矮(阮征、金蝉、石生、易鼎、易震、甄良、甄兑)灭妖物万载寒蜃在南极小光明镜建立洞府,并收录钱莱、石完等徒弟。毋庸置疑,灭妖人、荡妖尸、歼巨怪等,亦是修积外功的表现,此乃间接为人间世界除害。但问题在于,当剑侠真正与凡人面对面时,却表现出不安与苦恼,如当白侠孙南治理黄河水灾时,被灾民挽留,拜谢求告不已,以致于不得不晓以大义,“是真神仙,决不受人一草一木之敬。只要为人善良,自有好报……今日之事,只要不向外传扬,便算对我报答。”^{[7]4275}孙

南在救灾之前虽意识到,“在外行道,身无分文,教规又严。遇到需钱之时,至多只能去往金沙江上游,淘取一点金沙,或向相熟善士募化,不许偷富济贫,妄取不义之财。”^{[7]4262}但予以难民的印象却是“好在仙人钱多,我们问心无愧,必无话说。”^{[7]4295}当朱文、宫琳在岳阳楼游人之间穿梭,因仪容非凡,被众人品头论足时,朱文顿生厌恶之心,口不遮拦,“这般俗人甚是讨厌。”^{[7]4363}接着两人游青林港被载船夫妇识破身份后,朱文言“你夫妻颇有眼力。我们虽不是仙人,治病尚还容易,只不要向人乱说便了。”^{[7]4365}当魔女铁姝围困冷云仙子余娟门人时,朱文暗忖“反正是祸不是福,事有定数。既奉师命行道,不能畏强。遇见这类不平之事,视若无睹,还积甚外功?”^{[7]4373}当李英琼、周轻云、易静追击金线神姥蒲妙妙时,“三人追高了兴”,以致于李英琼“见妖妇正与为首妖人说话,一落地,不问青红皂白,早一指紫郢剑,一道紫虹,飞将过去,拦腰一绕,便即尸横就地。”^{[8]1823}对待凡人如此草草、告诫不可泄密,对待妖人猛追狠打,以身殉道亦在所不辞,待遇的差别无异于霄壤之别,显得修道者与人为善的标准过于粗糙。因此,峨眉弟子下山入世修积外功的行为,便具备了多面性质:一为荡妖除怪,收录子弟;二为拯危济困、解民倒悬。且以前者为主,后者次之。

若凡人的求道征途可视为生命力弘扬的一种表述,那么剑侠从剑侠世界重返人间世界修积外功,便可视作生命力的回炉。但《蜀山》对此的关注却有失偏颇,倒是峨眉开府之前的几个情节团,大有值得圈点之处,如“卧云村情变”“小人国夺权”两折。前者无疑是文本的脱缰之节,却又是人间/剑侠世界粘合的重要桥段,即卧云村难决之事在白水真人刘泉等剑侠介入后才得以顺利解决,后者不管还珠意欲何为,演绎的是小人国子民在剑侠凌云凤帮助下恢复朝纲、消弭内乱的故事。文本草创阶段亦注重人间现世的关照,如“大破慈云寺”“戴家场轶事”等情节团,其导火线在于江湖寻仇事件与两村械斗事件,进而衍生为人与人、剑侠与剑侠、人与剑侠之间交错纵横的混战格局。而峨眉开府后,峨眉弟子下山入世修积外功的宣言,却成了冠冕堂皇的“骗局”,因为还珠仍溺于个人塑造的奇幻绝伦的剑侠世界里,对于人间现世的关照显得过于模糊与简单,动辄即以某某大发宏愿以元神化入人间修积如许善功了事。鉴于此,峨眉后辈入世修积外功的行为,只好说是延续剑侠世界斗法、夺宝乐事,复开人间世界游戏、找茬心态。

三、人间/剑侠世界—得道—剑侠/人间世界

“此岸者,生死也;彼岸者,涅槃也;中流者,结使也。”“此岸者,凡夫也;彼岸者,菩萨也;中流者,小乘也。”(《注维摩诘经》)即佛家以有生死的境界为“此岸”,乃凡夫俗子生存的现实空间,生老病死是其关注的对象;以超脱生死的涅槃境界为“彼岸”,乃菩萨发愿度化众生,求道之大者也,既自度,亦度人,基本主张为“法我空”,类似“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即主张宇宙中现象界的一切都是因缘生、无自性的,处于生、住、异、灭的变化流转之中。”^[975]而介于此岸与彼岸之间者,乃求道之小者也,偏于自度,基本主张为“人我空”,“即‘人我’乃五蕴(色、受、想、行、识)和合而生成,五蕴解散则皆归于‘空’。”^[975]在剑侠世界里,若以是否得道为依据,则大致有两种归宿,得道者进入彼岸世界,飞升紫府,位列大罗金仙。非得道者,沦入中流世界或此岸世界,成为散仙或地仙或转劫重修。既不得道又怙恶不悛者,则只能形神兼灭,连转劫畜生道都不可得。但据中庸逻辑而论,又可说“此岸即彼岸,彼岸即此岸。”(《羯陀奥义书》)或“涅槃与世间无有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分别。”(《观涅槃品》)或“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马太福音》)因此修道者历尽千般辛苦而得道之后,倘据此超脱心境来审视,人间/剑侠世界便差相仿佛,而勾连人间/剑侠世界的天路不仅仅在于问道,更在于得道后的外修行动,而非功成名就之后的杳无踪迹。

举凡《蜀山》全书,飞升紫府者,除峨眉祖师长眉真人外,几乎全在人间世界的平面上悬浮着,而紫府世界(天堂)又是一个在文本中缺失的世界,鉴于此,“还珠的解决办法是将整个宇宙分成二层,两个平面。上面是紫府,下面是一个平坦大地,于是东海、西海、北极、南极不外是这宇宙下平面的四方。剑仙在半空及山巅上活动,凡人在平地及河海交汇处生存。这个平坦大地是千百年来人所相信的,甚至连日轮、月轮的运行,北极与海外神仙、子午线皆可以了解。总之,《蜀山剑侠传》所处的地理是一个平坦的大地,《山海经》那样地理观的世界。”^[4527]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仙凡共治的平面格局,但剑侠世界又决不等于人间世界,其修道的目的在于成仙得道。天狐宝相、尸毗老人、卮南公等,或躲过三灾超劫成道,或完胜阴魔为佛度化,或孤芳自赏情难自禁,惟独没有飞升紫府。而飞升的秘钥或决定权在于还珠“三次峨嵋斗剑”或“道家四九重劫”的杀手锏,此是决定孰去孰留

的致命一击。于是,在此魔咒威胁之下,正邪剑派便开始了一轮轮大规模的斗法、炼宝等疯狂行径。可见还珠尽管神驰八极出入仙魔,但自有其现实关照情结,即似凡人般之乐生恶死情怀,否则何以仅仅强调剑侠在人间/剑侠世界的行动,而唯独视紫府世界为一象征性的精神代码。

“道”是一个“玄之又玄”的概念,而对于道的领悟程度,便决定着修行者的境界水准,如“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老子》)又“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金丹》)又“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抱朴子》)以此而论,《蜀山》中正邪剑派便可因“道”而划分等级秩序、判明优劣,但任何范围的界说又是相对的,泾渭分明的划分与衡量难以做到,因此尽管还珠对于蜀山人物的设置大致采用了二元对立的审美判断标准,如正派人物往往是仙骨珊珊、福缘深厚、美艳动人,邪派人物往往是道基不牢、穷凶极恶、丑怪异常。但既然众生皆可成道,只不过成道的方式与途径存在差异罢了,如正派稳扎稳打、修习玄门正宗,邪派急功近利、痴迷魔经秘术等。虽然彼此目的一样,但若加入世人道德判断的话,便会产生云泥之别,往往是正派为人敬仰,升之天堂,邪派为人鄙薄,入之地狱。而悖论在于《蜀山》中既无天堂(还珠构建的灵空仙界或太虚仙境仅是一笼统的概念预设)的精心镂刻,更无地狱(鸠盘婆的黑地狱仅是一私设的祭炼生魂的惩罚机构)的如神描摹,两者是文本没有勾勒的异质空间,因此穷凶极恶者如绿袍老祖等连下地狱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形神具灭。正派本当飞升紫府,但由于天堂的缺失,而只能在人间/剑侠世界的圈子内“荷载独彷徨”。罗立群指出“剑侠小说中天庭和地狱的缺失,表明剑侠的活动天地是一个单层面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仙凡之间虽有距离和高低的阻隔,但彼此有较多的交往和沟通,剑侠甚至易容变貌混迹于凡人社会。这种单层面空间的营构,使得剑侠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尘世中,其命运和活动内容都与芸芸众生紧密关联,因此格外关注人世间的动乱与灾难,自觉地承担起替天行道、诛恶降魔的责任。”^[11102]如是可知,正因为此种萦绕于胸的“责任感”,还珠才乐此不疲地穿梭于此一仙凡共治的格局之中,汲汲于伏魔卫道、济世度人的情节复制,而予人的印象却是人间/剑侠世界的万壑归于一宗,即“此岸即彼岸,彼岸即此岸”之精神境界。而此精神境界的演绎便建构在还

珠雕琢的人间/剑侠世界之上,如韦勒克等言“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其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10][249]}还珠切割出来的世界便是个人足迹涉猎的九州大地的名山名川,而以峨眉山持天下山川之牛耳,并由此为辐射中心,拓展出一个想象神奇、无与伦比的剑侠世界。但此“剑侠世界”并非孤独地耸立于茫茫天宇之间,而是与还珠的“经验世界”多相勾连,“三上峨眉,四登青城”的述说便是明证。因此,《蜀山》的“道基”便在于出之“经验世界”而又超越“经验世界”之上的现实主义关照情结,一种此岸/彼岸衔接粘连的中庸逻辑。

四、结语

至于《蜀山》因新旧时代的更迭而猝然胎死腹

中的现实缺憾,抛开社会背景、政治更动等因素,可藉“道似无情却有情”来进行概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孕有独特的生命哲学,即佛家的慈悲理念、儒家的入世精神、道家的生命自由。于是,“缺憾”便因儒道释三教的滋润而不失为一种“缺憾美”。若撕裂《蜀山》炫目的法宝、飞剑等外在修饰,其所展开的便是一幅幅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卷轴。无论是凡人从人间世界因“求道”叩问剑侠世界,还是剑侠因“外修”从剑侠世界重返人间世界,抑或是剑侠从剑侠世界因“得道”登乘彼岸世界,其实均在阐释生命价值的自我抉择问题,以及伴随此一自我抉择所付诸的系列实践活动。鉴于此,还珠的处理方式便是将此“自我抉择”与“实践活动”放在仙凡共治的平面格局上进行反复打磨,而磨砺的效果在于清晰地勾勒出凡人、剑侠求道、外修、得道的生命运行轨迹图。

参考文献:

- [1] 罗立群.中国剑侠小说史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 [2]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第1卷[M].裴效维,校点.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
- [3] 叶洪生.天下第一奇书—蜀山剑侠传探秘[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 [4] 还珠楼主.还珠楼主小说全集:第46卷[M].裴效维,李官鼎,编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
- [5]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6] 孙玉声.仙侠五花剑[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5.
- [7]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第9卷[M].裴效维,校点.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
- [8]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第4卷[M].裴效维,校点.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
- [9] 孙昌武.佛教文学十讲[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0]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董应龙)